

论雕虫馆版臧懋循评改《牡丹亭》

朱恒夫

《戏剧艺术》2006 年第 3 期

—

自“玉茗堂”四梦第一次集结刊版之后，应社会的需要不断地再版。然现在存于大陆两岸乃至日、韩、英、法图书馆的四种曲集从不外乎下列四种本子：崇祯独深居点定的《玉茗堂四种曲》、明末张弘毅著坛刻的《玉茗堂四梦》、清初竹林堂辑刻的《玉茗堂四种曲》、清乾隆六年金阊映雪堂刊的《玉茗堂四种传奇》以及清叶堂纳书楹《玉茗堂四梦曲谱》。攻研戏曲者莫不知道臧晋叔曾评改过“四梦”。然很少人见过臧晋叔初版的评改本。笔者于 2003 年秋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分校访学，有幸在东亚图书馆见到了极为珍贵的初版《雕虫馆校定玉茗堂新词四种》本，精读了其中的《牡丹亭》，体会颇多，今发表出来，以与同道分享。

《玉茗堂新词四种》的基本情况

该版封面题“玉茗堂新词四种”，扉页署上“雕虫馆校定”与“本衙臧版”九个字。全书分 8 卷，其中《还魂记》二卷、《紫钗记》二卷、《邯郸记》二卷、《南柯记》二卷。每卷卷端题“临川汤义仍撰，吴兴臧晋叔订”，每折一图，置于剧本之前。书前有臧晋叔的《玉茗堂传奇引》，该“引子”由于收进臧的诗文集《负苞堂集》，[1]故读过的人不少，并被收入《汤显祖研究资料集》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等书中。

经过臧的删订，各剧目次的数量、次序已与原剧多不相同，现逐录如下：

《还魂记》出目卷上：开场言怀 训女 延师 劝农 游园 谒遇 寻梦 诘病 写真 牝贼 悼殇 旅寄 冥判 玩真 魂游 奠女 幽媾 缮备

卷下：冥誓 回生 移镇 婚走 骇变 如杭 寇间 耽试 折寇 急难 围释 遇母 闹宴 榜下 硬拷 闻喜 圆驾

《南柯记》出目

卷上：侠概 树国 禅清 宫训 漫遣 遇粲 情著 决婿 就征 引 谒 貳馆 尚主 伏戎 侍猎 拜郡 御饯 录摄 之郡 玩月 启寇

卷下：闺警 雨阵 围释 帅北 系帅 朝议 召还 卧辙 芳韵 议葬

粲诱 象谴 遣归 寻寤 情尽

《邯郸记》出目：

卷上：行田 度世 入梦 招贤 赠试 夺元 骄宴 虏动 外补 凿邦
边急 望幸 东巡 西谍 大捷

卷下：勒功 闺喜 飞语 死甯 逸快 备苦 织恨 功白 召还 极欲
友叹 生寤 合仙

《紫钗记》出目：

卷上：述怀 春游 谒鲍 出镇 观灯 议钗 报允 仆马 合卺 窃霸
试喜 赴洛 杏苑 权嗔 荣归 饯别 高宴 款傲 济友 计局 边愁

卷下：银屏 还朝 参幕 裁诗 猜寄 劝赘 强婚 卖钗 泣玉 撒钱
醉评 入梦 遇侠 钗圆 宣恩

该版标为“新词”，当是臧氏认为四梦经自己删订过，与原剧面目不同，故称为“新”。“雕虫馆”即为臧氏自己刻坊的称号。臧氏是浙江长兴人，在明代出版史上有显著之地位。据新编的《长兴县志》说：“臧懋循曾创办印刷工场，自选、自编、自刻，并亲自主持书籍发行，成为中国最早一代具有代表性质的私人出版商。”[ii]

他自己也曾说起他始终有着刻书的浓烈兴趣，在《与姚通参书》中说：

“弟雕虫之嗜，老而不衰，以其暇辑古诗初盛唐诗若干卷，命曰‘诗所’，窃附于雅颂各得之义，敬以奉览，别遣奴子，賫售都门，将收其值，以给中晚唐诗杀青资斧。”[iii]他以“雕虫馆”作刻坊之号，大概亦缘于此。今日能见到的以“雕虫馆”名义刻的书除了《玉茗堂新词四种》以外，尚有《元曲选》一百卷，该书为臧氏辑，约刊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唐诗所》，四十七卷，附《历代名氏爵里》一卷，亦为臧氏辑，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本，是书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众所周知，《元曲选》的编刊，使臧氏名存千古，他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元代戏曲剧本。

“四梦”的臧改本至清末时已不多见，度臧曲本颇丰的曲学家吴梅亦觅寻了多年，他在《小玲珑山馆旧藏〈紫钗记〉跋》中说：“晋叔删改《四梦》曲，余久未得见，纳书盈讥为孟浪汉，以为无足取者耳。……”[iv]后来他得到了臧晋叔本，但是否为雕虫馆版则不得而知了。

当然，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所藏的《玉茗堂新词四种》，也不是海内孤

本，据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从考·玉茗堂新词四种》介绍，刘氏曾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看到过。不过，后人有翻刻臧本的，也有汇集臧氏评语的，故而学界虽未见过雕虫馆本，但尚能了解到臧本的鳞爪。

臧氏删改汤氏原著的动机与世人对臧本的评价

汤显祖自写成了“四梦”尤其是《牡丹亭》之后，便确定了他在戏曲创作界的崇高地位，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人们莫不致以钦敬之心，书案捧读，场上敷演者，几乎日不乏人。汤显祖的朋友们读后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梅鼎祚说《牡丹亭》“丽事奇文，相望蔚起。”^[v]黄汝亨看了《牡丹亭》后，认为“情魂俱绝，游戏三昧，遂尔千秋乎？妒杀妒杀！”^[vi]潘之恒则说：“临川笔端，真欲戏弄造化，水田豪举，且将凌铄尘寰，足以鼓吹大雅，品藻其林矣。不慧抱恙一冬，五观《牡丹亭记》，觉有起色。信观涛之不余欺，而梦鹿之足以觉世也。”^[vii]

臧晋叔与汤显祖曾是同事，臧在南京太常寺博士任上时，汤任国子监博士，两人声气相投，有一定的交往。万历十三年（1585）春天，臧晋叔因不守礼法而被劾罢官，汤显祖还作诗饯行，赞扬臧的“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毬”^[viii]的生活方式。《牡丹亭》初成之时，臧晋叔就观看过此剧。潘之恒在《赠吴亦史》诗后附记中说：

汤临川所撰《牡丹亭还魂记》初行，丹阳人吴太乙携一生来留都，名曰亦史，年方十三，邀至曲中。同（吴）允兆，（臧）晋叔诸人坐佳色亭观演此剧。惟亦史甚得柳梦梅，恃才恃声，沾沾得意，不肯屈服景状。后之生色，极力模拟，皆不能及。酷令人思之。因检出《情痴》旧文，附录于此。^[ix]

由该本卷前《玉茗堂传奇引》所署时间“万历徒维敦牂之岁”来看，梓版杀青于万历四十六年，即1618年，为汤显祖死后之第三年。臧氏的评语中也常流露出对汤氏的悼念之情，如评《牡丹亭》第十三折时说：“今临川已矣，恨不及而共评鹭也。”

臧氏极为看重汤氏的剧作，他在《元曲选序》与《元曲选后集序》中，提及的时人剧作寥寥无几，但论述了汤氏的剧作，虽然提出了批评，但仍然说它们近于元杂剧，“駸駸乎涉其藩矣”，“庶几近之”。对于剧中的关目设置，他亦赞美至极，如评《牡丹亭》末出时说：“传奇至底板，其间情意已竭尽无

余矣，独此折夫妻父子俱不识认，又做一番公案，当是千古绝调。”

臧晋叔为什么要删改“四梦”，其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认为“四梦”内容过丰，场次太多，不适合演出。他在总评《〈邯郸记〉》的时候说：

临川作传奇长，怪其头绪太多，而《邯郸》不满三十折，当是束于本传，不敢别出己意故也。

又总评《紫钗记》时说：

计玉茗堂上下共省十六折，然近来传奇已无长于此者。自吴中张伯起《红拂记》等作，止用三十折，优人尤喜为之，遂月逐日短，有至二十余折者矣，况中间情节非迫促而悠长之思，即牵率而多迂缓之事，殊可厌人。予故取玉茗堂本细加删订，在竭俳优之力，以悦当筵之耳。

对于《牡丹亭》虽然觉得其精彩迭呈，然仍嫌过长：

常恐梨园诸人未能悉力搬演。而玉茗堂原本有五十五折，故予每嘲临川不曾到吴中看戏。

于是，他将 53 折的《紫钗记》删改为 37 折。44 出的《南柯记》删改为 36 折。30 出的《邯郸记》删改为 28 折。55 出的《牡丹亭》改为 36 折。

二是认为“四梦”许多曲词不合音律。他在《元曲选序》中批评汤氏剧作“独音韵少谐，不无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之病，南曲绝无才情。”在《元曲选后集序》中批评得更加尖锐：“学罕协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谬，其失也疏。他虽穷极才情而面目愈离，接拍者既无绕梁遏云之奇，顾曲者复无辍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弃而戾家畜之者也。”他在动手删订《牡丹亭》时，也是将不合音律作为《牡丹亭》的主要缺点来看的，说“临川生不踏吴门，学未窥音律，艳往哲之声名，逞汗漫之词藻，局故乡之闻见，按无节之弦歌，几何不为元人所笑乎？”当然，这不是他一人的看法，时人与后人都曾指出过汤剧在音律上的问题，影响很大的汤沈之争即缘于此。万历时人张琦在《衡曲麈谈》中的评论当具有代表性，他说：“近日玉茗堂《杜丽娘》剧，非不极美，但得吴中善按拍者调协一番，乃可入耳。惜乎摹画精工，而入喉半拗，深为致慨。”[x]

三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收益。臧氏自被劾罢官后，生活渐陷困顿，由于人口较多，又累于男婚女嫁的开支，经济极为拮据，他在《与曹能始书》中说：

……弟入春来，为第四子娶妇，空囊本不能有所营办，而妇家又不见怜，往往求多，几至析骸决脑矣。屡谋入都，旋为债家所束，两月间怀抱恶甚，未可为知己道也。

又《寄姚通参书》说：

……弟播弃以来，值岁之不时，更为婚嫁所累，先人遗产荡不复存，乃汗漫江湖，佣文自活，穷途洒泣，谁见怜之。[xi]

没有了田产的文士，其生存的方式无非是做达官的幕僚，或卖文为生。因臧氏被时人目为不守礼法之人，故多次求达官允其入幕，然皆未如愿，只能“佣文自活”了，而当时刻书不仅有丰利可图，还能留名于后代，可谓名利双收。当然，本子是极为重要的。《元曲选》一百种，多为罕见之本，收藏者与读书人谁不垂青？而临川之剧，正风行世上，几令洛阳纸贵，“西厢”减价，若能删繁就简，改律正音，适合于伶工演出，岂不使人视为书中之璧？射利也就不在话下了。

臧改本问世以后，意见纷纷，褒贬不一。明刻朱墨本茅暎在《牡丹亭凡例》中说：“臧晋叔先生删削原本，以便登场，未免有截鹤续凫之叹。”他的朋友对他的删改之举亦不赞同，茅元仪在《批点牡丹亭记序》中说：“雉城臧晋叔以其（按：指《牡丹亭》）为案头之书，而非场中之剧，乃删其采，铍其锋，使其合于庸工俗耳；读其言，苦其事怪而词平，词怪而音节平，于作者之意，漫灭殆尽，并求其如世之词人非俯仰抑扬之常局而不及。余尝与面质之，晋叔平心未下也。”叶堂对臧晋叔的意见最大，他在《纳书楹曲谱按语》中痛心疾首地说：“《元人百种》系臧晋叔所编。观其删改‘四梦’，直是一孟浪汉，文律曲律皆非所知，不知埋没元人许多佳曲，惜哉！”近人吴梅对臧改本既有批评也有肯定，他在《顾曲麈谈》中说：“晋叔所改，仅就曲律，于文字上一切不管。所谓场上之曲，非案头之曲也。且偶有将曲中一二语改易已作，而往往点金成铁者。……叶广明讥其为孟浪汉，诚哉孟浪也。……然布置排场，分配角色，调匀曲白，则又洵为玉茗之功臣也。”他在《三妇合评本还魂记跋》中将臧本与硕园本作了比较，认为臧本远胜硕园本。[xii]汤显祖本人是反对任何人修改他的剧本的，他在世时，吕玉绳删改《牡丹亭》，他强烈反对：“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xiii]冯梦龙也改订过《牡丹亭》，也对删改《牡丹亭》谈了自己的看法：“若士既

自护其前，而世之盲于音者，又代为若士护之，遂谓才人之笔，一字不可移动。是慕西子之极，而并为讳其不洁，何如浣濯以全其国色之为愈乎？”

[xiv]

那么，臧晋叔的删改《牡丹亭》到底是功多还是过多，让我们根据雕虫馆本进行具体的分析。

对臧氏修订《牡丹亭》的分析

臧晋叔对《牡丹亭》的修订工作是从删削、合并、正音、趋俗四方面进行的。

首先看删削。他既删掉了十多出戏，又对每一出中的内容进行缩减。直接删掉的出目有《怅眺》、《虏谍》、《道觐》、《拾画》、《旁疑》、《诃药》、《仆贞》、《御淮》、《淮泊》等，从删去的出目来看，皆是无关主旨，甚至为赘指多余之内容。如第六出《怅眺》，在杜丽娘家延请陈最良为塾师之后，剧本中断了情节的逻辑发展，插上了一个丑扮的居住在赵佗王台子上的韩秀才。他先自述韩愈与韩湘子，然后见了柳梦梅，两人从柳宗元与韩愈的仕途坎坷的遭遇说到了时运对人生的关系，“因何俺公公造下一篇《乞巧文》，到俺二十八代玄孙，再不曾乞得一些巧来？便是你公公立意做下《送穷文》，到老兄二十几辈了，还不曾送的个穷。算来都则为时运二字所亏。”

[xv]此出无非是想表述这样的意思：书生柳梦梅虽满腹经纶，然未遭时势，困顿淹蹇。而这样的表述，根本用不着一出的长度，柳梦梅第一次上场自报家门时已经言及了。臧氏对此批评道：“柳梦梅柳州人也，而又姓柳，自可认子厚一派，更作韩子才，为昌黎后人，则穿凿太甚，且越王台与牡丹亭有何干涉，而急于咨访乎？”（臧本第一折评）。再如原本第三十四出《诃药》，写石道姑造访老儒陈最良开的药店，来求安魂汤药，客观上由于该出内容单薄，用不着一场戏，于是让陈最良与石道姑打嘴嗑牙，说些有关风情的荤话，这不但没有必要，还损害了陈最良拘谨、严肃的腐儒性格。

对每出的删削大体有下列三种情况，一是删去集唐诗句与词。汤显祖喜欢用集唐诗句或词作为人物的上下场诗，而不管符合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如第十出《道觐》中的石道姑是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女人，决不是一个口不离诗的酸秀才，作者在这里让石道姑吟诗上场，尤如让屠夫握笔一样，极不协调，故

而，臧氏对这样的内容，一概删去。二是删减曲子。《牡丹亭》原来共有 403 支曲子，臧氏删改后，只剩下 195 支。如原本第二十八出《幽媾》，有 20 支曲子，臧氏删掉了[香遍满]、[懒画眉]、[二犯梧桐树]、[浣溪纱]、[刘泼帽]、[秋夜月]、[东瓯令]、[金莲子]、[隔尾]、[朝天懒]、[玩仙灯]等十一支曲子，占全出曲子的一半。那么，删去这么多曲子，会不会伤筋动骨，损害原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呢？这些曲子除[朝天懒]外，都是柳梦梅对着杜丽娘的画像唱的，抒发他对美人的感受。故事滞留不前，因而删掉它们，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这些曲子表现了柳梦梅对画中人的向往与眷恋，删掉会不会淡化该出的抒情意味呢？不会。这些曲子虽然表现了柳梦梅的感情，但由于曲词过雅，虽抒情却不动人，对于一般观众来说，在戏场中听这些文绉绉的词句，大概如同听外语一般，心田不会泛出半圈涟漪，如[秋夜月]：“堪笑咱，说的来如戏耍。他海天秋月云端挂，烟空翠影遥山抹。只许他伴人清暇，怎教人佻达？”三是将两支以上的曲子缩为一曲。如原本四十二出《移镇》的开场：

[夜行船] (外杜安抚引众上) 西风扬子津头树，望长淮渺渺愁予。枕障江南，钩连塞北，如此江山几处？……

[似娘儿] (老旦引贴上) 夫主挈兵符，也相从燕幕栖迟。(叹介) 画屏风外秦淮树，看两点金焦，十分眉恨，片影江湖。

外与老旦分别唱[夜行船]与[似娘儿]，但臧氏第二十一折《移镇》中，则将两曲缩为一曲：

[夜行船] (外杜安抚、副末扮院子随上) 清秋扬子江头树，望风烟渺渺愁予。

(老旦贴随上) 身在淮南，心悬江右，兀那娇儿何处？

汤氏原作中的杜宝夫妇唱词，都流露出对国势艰危的担忧与远离后方的愁虑，意思相近。臧氏删改后，不但节省了一曲，还结合各人的身份来表现他们各自的想法。杜宝身为守疆大臣，当然对社稷的前途考虑得较多，夫人是一家庭妇女，想到的自然是家庭的安危与怀念留在南方的亡女。

臧氏对原作中情节相连、逻辑关系紧密的出目进行了合并，这样也减少了原作的场次。合并的情况是这样的：将《腐叹》、《延师》二出合并为一折《延师》，将《肃苑》、《游园》、《惊梦》合并为《游园》，将《秘议》出

并入《回生》，将《索元》出并入《榜下》。就合并而后形成的新的结构而言，对原作并无破坏作用，像将《腐叹》与《延师》合在一起，使情节的发展流畅而紧凑，但在合并《肃苑》、《惊梦》、《游园》的过程中，未精心保存原著的细节，失去了它原有的韵味。《肃苑》开始是春香唱[一江风]，该曲曲调活泼、滑稽，曲词也贴合人物的身份。春香说自己“侍娘行，弄粉调朱，贴翠拈花，惯向妆台旁。陪他理绣床，陪他烧夜香。小苗条吃的是夫人杖。”但臧氏为了减少篇幅，竟然删去了。春香上场后的大段宾白详细交待了杜丽娘为什么要去后花园游玩的原因，把人物之间的对话都一一地描述了出来，然臧氏则将此改写成干巴巴的叙述体，生气全销。原本中陈最良催杜丽娘到学堂读书，但调皮胆大的春香竟敢假托小姐之命，说放假几日。这样能显示春香性格的精彩之处也被臧氏去掉了。被人们激赏的第十出[绕春游]等曲也被臧氏作了大的改动，如：

汤作[绕春游]：（旦上）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贴）炷尽沈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

臧本[霜天晓角]：（旦上）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香闺不惯相思怨，底事抛残针线？

汤作[好姐姐]：……（合）闲凝盼，生生燕语明如剪，呖呖莺歌溜的圆，……

[隔尾]：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倒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

臧本[好姐姐]：……（合）闲游遍，奈春光恼得游人倦，倒不如心尽还家且去眠。

汤作的语言意味深长，有丰富的潜台词，尤其是杜丽娘的唱词，将她因缭乱的春光而引发的春思春情，想说而又说不出的心境，逼真地摹写了出来。而臧氏改后的语言，韵致消失，且也不合一个大家闺秀的口吻，倒像一个因色欲膨胀而痛苦的村妇。时人对他有截鹤续凫之诮，大概就是针对这几出的改订而言的。

臧氏既对汤作的音律极不满意，因此在改订时，正音的工作便做得最多。他指出了《牡丹亭》音律上的五个缺陷，并一一予以纠正。

一是对不符合昆曲组套规则的，则予以改之。如汤本第十出[好姐姐]曲连

着[隔尾]，臧氏评曰：“南曲无此也，今改合三句，稍缓其调以类尾声。”

(臧本第五折)又评改汤作第五十三出《硬拷》曰：“杜平章上有[唐多令引]，今删，盖前[风入松]是曲用[引]，则妨于[双调]矣。”(臧本第三十三折)

二是不美听的曲子，将其删去。汤本第十二出有[伊令]，臧氏评曰：“此下有[伊令]，吴人目为拽牵腔，与其厌听，不若去之。”(臧本第七折)

三是用吴地人喜欢的曲子顶替一般的曲子。汤本第十四出的曲子为[破齐阵]、[刷子序犯]、[朱奴儿犯]、[普天乐]、[雁过声]、[倾杯序]、[玉芙蓉]、[山桃犯]、[尾犯序]、[鲍老催]、[尾声]，臧氏评曰：“[四块玉]见散套[四时欢]，为吴中清唱所尚，临川何易视之，而更以[刷子序]、[尾犯序]、[鲍老催]曲贯其首尾，删之。”于是将[普天乐]曲改为吴中人喜欢的[四块玉](臧本第九折)。又如汤本第四十八出有[不是路]四曲，臧氏认为，该曲已见于前，且此曲不热闹，所以，他换成三支[太平令](臧本第三十折)。

四是对于不叶韵不合调的词句，进行改易，使之合音叶韵。如对汤本第二十出中的[集贤宾]评曰：“本四曲，今删其一，有不合调处，俱改正。”(臧本第十一折)原本第一支[集贤宾]曲词为：

(旦)海天悠，问冰蟾何处涌？玉杵秋空，凭谁窃药把嫦娥奉？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

臧本改为：

(旦)海天孤月何处涌，望来玉杵秋空，凭谁窃把嫦娥奉，怕听他风马叮咚，更纸条窗缝，搅破我一床幽梦。(贴合)心自恐，渐觉的四肢难动。

以曲谱来对照，臧本更为贴合曲律，平仄韵脚，皆吻合规范。当然，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臧本在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方面，逊色于汤本。

五是对于原本中的曲调与故事情境不合者，予以改正。汤作第四十五出《寇间》中有[驻马听]与[粉蝶儿引]，[xvi]臧氏评曰：“末当此兵戈惶急之时，用[驻马听]曲，殊不得调，故易以[缕缕金]”，“倭罗绑末上用[粉蝶儿引]有是哉？子之迂也，删之。”(臧本第二十五折)

臧晋叔是一个懂得音乐的人，尤其在南京任上，与一班朋友经常拍曲切磋，对于昆曲音律可谓了然于心。《长兴县志》说他“精晓音律，于南北九宫盘陟（般涉）诸调，移宫入赚，乐句之节，喇喇能指诸掌。”[xvii]《静志居诗话》亦说：“晋叔精音律，持论断不爽。”[xviii]凌濛初对他在音乐上的

功夫也十分推崇，他在《谭曲杂札》中说：“吾湖臧晋叔，知律当行在沈伯英（璟）之上，惜不从事于谱。使其当笔订定，必有可观。”[xix]由上述五点来看，他改订原作的理由是正确的，可谓音乐行家。

改订原作的目的是让《牡丹亭》适合于舞台演出，那么，改订者必然在语言上做化雅为俗的工作，吕玉绳、冯梦龙、徐日曦无不如此，臧晋叔也正是这样做的。汤显祖才华横溢，作文文采斐然，在写剧本时，不免也逞才露智，语过藻丽，曲雅难解。戏剧是观听之艺术，非口语化的宾白与曲词，观众很难听懂。臧晋叔为了能达到“张嘴见喉咙”的目的，对原作的语言改动较多。

其方式一是修改曲词，如汤作第四出《腐叹》：

[双劝酒]：（末老儒上）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可怜辜负看书心，吼儿病年来迸侵。

臧氏改为：

（末扮陈最良上）终年读书青毡寒，苦云霄自如，致身无路，可怜偃蹇白头余，有谁人问我穷儒？（臧本第三折）

又《劝农》出中的[八声甘州]改“如酥嫩雨，绕塍春色luo苴”为“如酥春雨，转添春色繁华。”改《寻梦》出中的[月儿高]“几曲屏山展，残眉黛深浅。为甚衾儿里，不住的柔肠转？这憔悴非关，爱月眠迟倦。可为惜花朝，软迷痴觑庭院”为“春睡倦无奈，寸肠千转羞。见画梁双语燕，泪消红粉面。”（臧本第七折）两相比较，臧本较为通俗易懂。

二是改宾白。汤本中的许多宾白也是过于文雅，决非口语，肯定有碍观众闻听。如《寻梦》出：（旦白）忽忽花间起梦情，女儿心性未分明。无眠一夜灯明灭，分煞梅香唤不醒。昨日偶尔春游，何人见梦？绸缪顾盼，如遇平生。独坐思量，情殊怅况，真个可怜人也！“这样的语言，置于案头，方可理解。用于舞台，渔夫、村民、庸妇、士卒，谁能领会语意？臧氏对这些宾白都进行了大的改动。

三是改下场诗。汤氏喜欢用集唐诗句做下场诗。对此，臧氏评曰：“凡落场诗宜用成语，为诸俚耳也。临川往往集唐句，殊乏趣，故改窜为多。”如原作《劝农》的下场诗为：“阡陌缭绕接山颠，春草青青万顷田。日暮不辞停五马，桃花红近竹林边。”臧氏改为：“问予何事出行田，只为乘春劝课先。赢得儿童好言语，太平第一是丰年。”（臧本第四折）明白如话，无丝毫费解之

处。

臧氏在改订时，对原作中的出目次序作了许多调整，这也是从舞台实际情况出发的，譬如对生旦戏的安排，就表现了他熟谙戏曲表演。他认为原本中旦角有时连续上场，唱做负担过重，不利于演出质量，于是，他将《忆女》改在《魂游》之后，中间插上一出老旦戏，使旦角有一段休息的时间。臧氏分析汤氏何以让生旦连续上场的原因，是可能受了北杂剧的影响，但汤氏不知道北杂剧的演剧方式和南曲表演是不同的，他说：

临川此折，（按：指《寇间》在《急难》后，盖见北剧四折，止旦末供唱，故临川于生旦等曲皆接踵登场，不知北剧每折间以爨长队舞吹打，故旦末常有余力。若以概施南曲，将无唐文皇追宋金，刚不至死不止乎？（臧本第二十五折）

对臧氏改本
的评价

臧晋叔对自己修订《牡丹亭》的工作颇为自负，他一再炫耀自己的才能，与修订后的价值：“为之反复删订，事必丽情，音必谐曲，使闻者快心而观者忘倦，即与王实甫《西厢》诸剧并传乐府，可矣。”（《玉茗堂传奇引》）他改动了《急难》出中的[渔家灯]后，洋洋得意地说：“使临川有知，必以予为功臣矣。”（臧本第二十八折）

就总的情况而言，臧氏的删改是比较成功的。臧本的曲词符合曲律，便于伶工演唱；臧本的语言通俗易懂，便于观众接受；臧本的内容只有三十六折，便于戏班搬演到场上。

但是，由于臧氏为才华所限，对原剧精彩之处的修改，虽然曲白朴素平易，然而失去了汤氏语言特有的风格。有的该删的而没有删，如《劝农》出，主要写杜宝的勤政爱民，游离于《牡丹亭》的主旨之外，与杜柳的爱情几无关系，臧氏却未删去。不但没删，还在出末添上一段副净与末的诨话，诨话的内容可谓俗不可耐。有的不该删的却被删掉了，如《诊祟》出，写杜丽娘临死时“（作魔语介）我的人那！”表现她至死仍沉浸在那份美好的爱情之中，始终忘不了给她带来欢乐的年青书生。正因为念念不忘，而又实现不了，才导致抑郁生疾，相思而亡。臧氏不解此意，竟删去了这句凄切动人的呼唤。臧氏虽然在修订《牡丹亭》时，反复研究，但也有粗疏之处。如《延师》出中，杜宝将陈

最良比作东汉时的班大家，因班大家凭其才德，而聘入宫中，教授嫔妃宫娥，陈最良为女孩的教师，拟比班大家是确当的。然臧氏却让陈最良将杜丽娘比作班大家，可以说臧氏似未看懂原作比喻的内涵。不过，瑕疵虽有，不掩整本的光辉。

《牡丹亭》虽然是四百多年前的作品，但仍然有其艺术的生命力，今日许多剧种或演全本，或演单折，然而都碰到改编的问题。臧晋叔的改编，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注]

[i] 臧晋叔《负苞堂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

[ii] 《长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iii] 见《负苞堂集》卷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

[iv] 吴梅《吴梅全集》理论卷中 849 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版。

[v] 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十一《答汤义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vi] 黄汝亨《寓林集》卷二十五《复汤若士》。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vii] 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见赵山林编《安徽明清曲论选》，黄山出版社 1987 年版。

[viii] 《汤显祖全集》（一）“诗文”第 7 卷 219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ix] 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见赵山林编《安徽明清曲论选》，黄山出版社 1987 年版。

[x] 张琦《衡曲麈谈》，见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xi] 见《负苞堂集》卷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 [xii] 吴梅《吴梅全集》理论卷《顾曲麈谈》第4章147页。版本同④
- [xiii] 《汤显祖全集》第48卷1519页《与宜伶罗章二》。版本同⑧
- [xiv] 冯梦龙《风流梦》“小引”，《冯梦龙全集》104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版。
- [xv] 《汤显祖戏曲集》251页，钱南扬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所引汤作《牡丹亭》，皆用此本。
- [xvi] 钱南扬校点本已根据钮少雅《格正牡丹亭》、叶堂《纳书楹玉茗堂四梦曲谱》改此曲为[剑器令]
- [xvii] 赵定邦修纂同治十二年（1873）《长兴县志》卷二十三（上）“人物”条。
- [xviii]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 [xix] 凌濛初《谭曲杂札》，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集260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